

#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述学解读

韩 辉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日奈特的叙述学理论,从时距、话语、层次、聚焦和叙述者等五个方面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名作《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事艺术特点进行剖析,以此探求作者运用这种叙事手法的深层意义。

**关键词:**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加西亚·马尔克斯 叙述学

难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叙述学有什么关联,就像难说魔幻现实主义与神话-原型理论有什么瓜葛一样<sup>①</sup>,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事方法与当代叙述学理论仿佛互为因果,俨然度身定做的一般。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用日奈特叙述学理论对《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进行文本剖析。笔者认为,这不仅有助于探究加西亚·马尔克斯这部中篇小说的某些带有规律性的叙述特征,而且对于揭示作者运用这种叙述方法的深层意蕴也不无裨益。

总体说来,叙述学研究大致围绕“叙事结构”和“叙述话语”两大层次展开。限于篇幅,本文拟放弃第一个层次,即对于故事情节的逻辑、句法、结构的分析,而要借助于日奈特的叙述话语理论探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述行动,即从时距、话语叙事、叙述层、聚焦和叙述者五个方面入手进行剖析。

首先来看时距。日奈特在肯定叙事的非等时性前提下,依据故事时距与叙事时距(伪时距)的关系,把叙事划分为四种类型:省略——概要叙事——场景——描写停顿<sup>②</sup>。描写停顿是与省略相对的一种极端运动形式,指某个叙述话语节段与零故事时距对应的叙述运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没有描写停顿,描写也很少。它不像《百年孤独》,把叙述和描写作为负载其意义的一对至高无上的翅膀,这和后面要讲的这部小说主体的分化是分不开的。由于叙述者同时又是人物和见证人,而整部小说几乎是由人物话语构成的,因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描写就像福楼拜或普鲁斯特笔下的描写,是受人物的话语或目光支配的,所以逃不出故事的时间性,也不存在描写停顿。如对巴亚多·圣·罗曼父亲的描写:“他身穿金黄色的粗布衣裳,脚蹬系着交叉鞋带的科尔多瓦靴子……”<sup>③</sup>这里描写的是众人眼中的佩特罗尼奥·圣·罗曼将军,他向人们致意时,“大家都认出了他是谁”。这样,描写就被纳入了叙事的时间序列之中,描写停顿不存在了,而这很少的几段描写也因为以人物为视角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主观性。

概要叙事是不定运动形式,它以极灵活的形式覆盖场景和省略之间的整个领域,接近于我们常说的叙述,直到19世纪末,概要叙事一直是场景之间最通常的过渡形式,是小说叙事的最佳组织形式,但纵观《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却很难找到概要叙事。在这部小说中,事件的交待不是依靠叙述得以实现的,除了梦境和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心理的或自然的),故事的过程几乎是通过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构筑的一个个场景来实现的。在这一个个场景之间,作者也没有按时序进行严格交待,而是果断地省略。这些省略使故事情节失去了严密的逻辑,具有了多种可能性,因而增加了不确定性。

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事图表中,极少概要叙事和描写,没有描写停顿,只剩下场景和省略这两种戏剧叙事的传统形式,也许这也是这部作品更容易被搬上荧幕的原因之一。若考虑到省略基本不占文本篇幅的事实,我们可以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绝大部分文本是时间意义上的场景。西方文学史重视悲剧的传统从用“场景”一词指代小说叙述的基本形式中可见一斑,直到19世纪末,小说场景仍相当可悲地效仿戏剧场景的构思。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场景却不同于传统小说。它们建立在众多人物的话语之上,用言语记录非言语,因而只能是韦恩·布思所谓的“模仿错觉”。它们既是高度的展现,又是纯粹的讲述,提供了大流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又经过了信息提供者的思想过滤。它们把长期以来对立的 showing 与 telling 融合了起来,是对传统小说场景叙事的一次冲击。这些场景由于建立在众多人物的视角上,因而呈现出相对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因为它们又表现为纯粹的人物讲述的形式,所以具有了叙述的主观有限性。

其二,从话语叙事方面来看,按照日奈特的划分,人物话语分为三种类型:最能拉开与事件距离的讲述话语、间接叙述体的转换话语(即间接引语)和戏剧式转述话语(即直接引语)。讲述话语最为凝炼,但《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却很少运用,运用得最多的是转换话语。“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她母亲之所以……”这样的叙述在小说中随处可见。有时,它以省略了陈述动词和从属关系的自由间接叙述体的形式出现,话语得以更充分地展开。如:“拉萨罗·阿蓬特上校起床时四点钟还差那么几分。当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向他报告维卡略兄弟的杀人企图时,他……”这种间接引语有较强的模仿力,原则上具有真实、完整表达的能力,但它无须一字不差地复述原话语,叙述者可以用自己的风格进行解释,因而叙述者的痕迹明显。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间接引语是和直接引语结合起来达成叙事的。直接引语在小说中被大量运用,但它们一般不以长篇大论的形式出现,往往是短短的一两句话,和间接引语结合起来表现一个事件,可以说,它们的出现大多是为了证明间接引语的真实性。如:“厨娘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断言那天并未下雨,而且整个二月都没有下雨,‘恰恰相反,’在厨娘去世前不久我去看她时,她告诉我说,‘太阳火辣辣的,比八月份还灼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完美结合和大量运用的叙事方式轻轻松松获得了传统小说所刻意追求的真实性。

其三,就叙述层来说,我们可以把《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事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叙事和第二叙事。第一叙事在《新叙事话语》中被日奈特改称为初始叙事,在这部小说中指“我”回乡调查访问圣地亚哥·纳赛尔被杀一事。第二叙事又称元故事叙事,在作品中表现为小镇人对凶杀案方方面面的回忆和看法。第二叙事与它插入其中的初始叙事之间构成因果关系,按《新叙事话语》的说法,元故事对初始故事具有解释功能。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述层很特殊。故事的主体不在第一叙事,而存在于元故事叙事中,并且它的元故事不是一个或不多的几个独立的故事,而是第一叙事故事多元化的、琐碎的许多侧面,它们散乱地插入第一叙事中,共同构成元故事叙事。其特殊之处还表现在,元故事没有构成一个逻辑关系严密、时序井然的完整故事,作者采取了重复叙事的方式,让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或同一时间内发生的事件作多次讲述,他们的说法或如出一辙,或矛盾百出。圣地亚哥·纳赛尔是不是罪魁祸首?惨剧发生那天是阳光明媚还是飘着蒙蒙细雨?大家众说纷纭。人物关系和人物的好坏也不再是确定无疑的,而是具有了相对性。

元故事叙事不能清楚地解释第一叙事,重复叙事的叙事方式使单一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神秘的多面体,纷繁的头绪使它呈现出复杂的多义性。其实,生活本身就不是首尾俱全、不蔓不枝的线性结构,故事就在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中被立体化、生活化、多义化了。

其四,来看聚集层面。无论是在巴尔扎克还是在托尔斯泰那里,叙述者或品头论足或抒怀说教,几乎无不是凌架于人物之上宣达作者的意图和爱憎褒贬的。传统小说的这种把叙述者当作无所不知的上帝的零聚焦(全能视角)叙述方式已为许多现代作家所摒弃。他们认为,零聚焦叙事是不真实的,同时,它完全忽视了作者—文本—读者这一链条中的接受一方。因而,许多现代作家竞相采用日奈特所说的内聚焦或外聚焦叙事,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也有意进行了尝试。

在初始叙事中,作者采用了外聚焦叙事,即叙述者<人物,叙述者说的比人物知道的少。“我”像一名访谈记者,仅限于记录采访对象的话语和查到的有关资料。这种外聚焦叙事方式给人一种客观可信的感觉。在第二叙事中,作者采用了多重式内聚焦的叙事方式,即叙述者=人物,根据众人的视点追忆同一事件,每个人只说自己知道的情况,真情掩映在扑朔迷离的小镇人多重式内聚焦叙事后面,引发人们对现实进行深层的思考,这正是作者的希望。而在所有这些元叙事之上,又有一个第一叙事者“我”在时刻提醒其潜在的读者:这些事件在真真切切发生着,这些人真真切切存在着!

最后,从叙述者层面来看,叙述者的人物化是和现代小说主体的分化密切相关的。主体的分化使小说呈现出更强的戏剧张力,也使叙述者的职能多样化。赵毅衡曾有过这么一段评注:“……主体各部分(隐指作者、叙述者、人物等),谁都不愿意服从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可以说,主体不和谐是优秀叙述艺术的普遍规律。这种不和谐非但不损害作品,相反,主体各部分的冲突,叙述作品容纳这些冲突主体的声音于同一文本中的努力,使作品呈现一种多元复合的戏剧性张力。”<sup>④</sup>《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是一部极重形式的优秀叙事作品,主体分化在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首先是叙述者职能的多重性。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借“我”的访谈达到结构作品、故事真实化的目的,但叙述者“我”并不等同于作者,虽然作者偶尔也借“我”发表一点见解,引导读者思考。“我”担当着叙述者的责任,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人物和见证人,而在元故事中,“我”又转换为受述者。除文本管理职能外,叙述者“我”悉数表现了日奈特所说的其余四种职能:故事叙述职能、交际职能、证明或证实职能和思想职能。

叙述者的故事叙述职能局限于“我”作为人物参与的事件或出现的场合的叙事,如对安赫拉婚礼盛况的叙述以及关于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的妓院发生事情的叙述。叙述者人物化使“我”成为同故事叙述者,这种身份限制了“我”的故事叙述能力,使“我”在叙述中更多地担当起交际和证明的职能。这样的叙述在小说中俯拾皆是:“在我回到这个被遗忘的村镇,力图……”,“我妈妈说她跟历史上有名的王后一样……我每年度圣诞节假期时都看到她……”。在此,故事叙述者对其所叙信息不负责任,“全知”是其被接受的身份,但人物化的同故事叙述者则必须说明自己不作为人物出现的场景、他人思想等信息的出处。因此,作为一个故事内同故事叙述者,交际职能,特别是证明职能成为“我”的主要叙述职能。这种职能的强化使小说叙事体现出强烈的真实感。

思想职能指的是叙述者对情节作权威性解释的这种对故事的直接或间接的介入职能。加西亚·马尔克斯没有像巴尔扎克那样淋漓尽致地发展这种职能,他采用了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法,把议论的任务移交给笔下的人物。但这个人物不是主人公,而是那个酷爱文学的预审法官。

其次是叙述者的分化。《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由两层叙述者共同担负起叙述者的任务。可以这样表示:初始叙事“我”——潜在读者;第二叙事小镇人——“我”。“我”作为故事内受述者的身份轻易使故事呈现出一种真实性,作为叙述者的“我”又直接面向潜在读者,在实现他的四种职能的基础上,呼唤读者进行理性的思索: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叙述者的第一人称化或者说人物化势必造成多个叙述者并列的态势,以达到视角转换的要求。《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在元叙事中采用了多重式内聚焦的写法,也把众多小镇人推上了叙述者的席位,表现一种群体意识或群体文化传统。并且明确指出每个人物的身份,甚至性格和历史,使叙述者彻底分化为一个个个体,小说呈现的张力更强。同时,也使小说显示出如新闻般的真实和客观。

以上是笔者对《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叙述学解读。但是,叙述学的形式主义本质决定了它放弃寻找文本之外的任何意义的可能性,而这种放弃和回避是叙述学家们为改变法国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长期一统天下的原有研究格局所采取的战略。正如日奈特所说,“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文学视作一个没有代码的信息,因此现在有必要暂时将它看成一个没有信息的代码”<sup>⑤</sup>。时间到了四、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正视叙述学的局限,在解析“代码”的同时探求“代码”反映的信息。

《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题材来源于1951年1月22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朋友卡耶塔诺·亨蒂莱的被杀事件<sup>⑥</sup>。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小镇人严格遵守的道德法典是造成朋友惨死的真正原因。为了寻找一个恰当的叙述方式,他整整酝酿了30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运用前面所分析的各种叙事手法,刻意营造了一个真实客观的叙事氛围,展现了一个具有强烈不确定性和主观相对性的多面体事件。

作者不仅借叙述者的思想职能“梳理”造成凶杀案的巧合事件和发掘悲剧真正根源,而且利用预审法官这个人物的思想职能表达了自己对现实的严峻思考。小说采用的小镇人多重式内聚焦重复叙事的手法使案情显得扑朔迷离。从这种手法的运用中我们不难发现福克纳的影响。但加西亚·马尔克斯又不同于福克纳。福克纳的人物是白痴、孩子、心理病态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物却是“正常”的小镇人,他们都属于这个被人遗忘、与世隔绝的小镇,处于同一时代和同样的文化传统中。他们对同一人物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但对同一事件却做出了极其相似的解释:命运,巧合。他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那么多的预兆和梦境来证明自己的判断。应该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这种小镇人多重式内聚焦叙事赋予了理性的读者以更艰巨的使命:发现这些“正常”小镇人的集体病症——愚昧,找出病因——封闭、孤独、落后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小镇上每个人与凶杀案都难逃干系,但又没有哪个人能为之负责,悲剧的制造者并非某一个人,人人都是凶手,同时人人又都是受害者,悲剧的真正根源在于他们长期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看似平淡无奇的叙述形式竟使这部中篇小说揭示了如《百年孤独》般惊人深刻的社会意义:孤独落后的社会现实才是悲剧的真正根源!借一种独特的形式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关注,对民族命运的思考,这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30年思考的用意所在。

① 陈众议:《拉美当代小说流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97页。

② 日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59页。

③ 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墨西哥迪亚娜出版社,1981年;译文借鉴《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下同。

④ 赵毅衡:《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⑤ 张寅德:《〈叙述学研究〉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9页。

⑥ 达索·萨尔迪瓦尔:《回归本源——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卞双成、胡真才译,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225-229页。

(作者地址:河南新乡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 邮编:453000)

责任编辑:刘兮颖

rock music and so on. John Fiske, an American theoretician of popular culture creatively uses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to explain the pleasure of wrestling on TV, which is actually a carnival of bodies, rule-breaking, grotesquerie, degradation and even depoliticization of official ideology.

**Key words** carnival carnival theory popular culture wrestling

**Lu Daofu** is Ph. D. candidate at the Center of Literary The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 is also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in Guangdong Polytechnic Normal University.

### **The Drift of the Subject A Study of Post-Modernist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ism**

**Abstract** Structuralist novels and poetry have not only carried out a systematic cultural reorganiz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but also established a set of writing "rules" for post-modernist novel writing. This thesis offers a theoretical study of subject drift, author withdrawal, text dissolution and text logic. It also studies the impact brought about on the creation of post-modernist novels by such changes.

**Key words** Subject drift author withdrawal textual joy phenomenon text generative text

**Jian Changhuai** is professor at Jimei University.

###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s Integralism° Systematism° Syncretism A Study of Lotman's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Eugene Onegin***

**Abstract** Yury Mikhailovich Lotman is a famous literary theorist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the leader of Tartu Semiotic School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study of his method of analyzing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tic novel *Eugene Onegin* by Pushki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Lotman did not attempt to summarize the dominating theme of this work, but, while revealing various contradictory factors in *Eugene Onegin*, he elaborated the basic principle by which Pushkin created this great work—the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s." The paper stresses that the core of Lotman's theory is a holistic and systematic method adopted to explain artistic texts. By analyzing the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s" in Pushkin's novel, Lotman discovered ways to combine the formalistic criticism with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Key words** Yury Mikhailovich Lotman *Eugene Onegin* "principle of contradictions" methodology

**Kang Cheng** (1967-)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She is now a Ph. 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Her research fields are in artistic theories and Russian literature.

### **An Interpretation of *A Murder Exposed Before It Happen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rratology**

**Abstract** Adopting Genette's narrative theory,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famous novel *A Murder Exposed Before It Happened* by Garcia Marquez from five aspects: time, discourse, arrangement of ideas, focus, and narrator. By so doing, the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narrative method used in the novel.

**Key words** *A Murder Exposed Before It Happened* Garcia Marquez narratology

**Han Hui** (1969-) is lecturer in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Xinxiang Teachers' College. She specialize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has published 7 essays in the area.